

杨残阳作品选粹

血手令

上

039096

柳残阳作品选粹

血手令

鞍山大学图书馆藏书

247.58/465

海出版社

上



0390960

(粤)新登字 17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血手令/柳残阳

(柳残阳作品选粹)

ISBN7-80607-206-3/I·141 ¥42.80

I. 血…

II. 柳

III. 小说—武侠—当代

IV. I 247.58

血手令

◎柳残阳 著

终审:成平

策划:罗立群

责任编辑:罗立群

装帧设计:吕唯唯

出版发行:珠海出版社

经销:全国各地新华书店

电话:3331403 邮政编码:519015

地址:中国珠海市吉大图书大厦4层

印刷:蚌埠坦克学院印刷厂

开本:850×1168MM 1/32

印张:29.5 字数:650千字

版次:1996年9月第1版

1996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0

定价:42.80元(全三册)

内 容 提 要

岁暮冬残时节。苏州城外的千人石上。

这里寒风肆虐，秋雪盈迟。

这里笼罩着悲婉、凄凉和死一般的沉寂。

可这里却站着二十名当代武林的顶尖高手：少林掌教大宏方丈，西园寺主持大悲祥师，武当掌门天芮真人，峨嵋赤诚子，终南灵境叟……这包含着僧道俗三方的江湖黑白两道人物，联手对付的却是一个年轻英俊的和尚和一个绝色少妇，不知他们犯下了哪一家的王法。原来这和尚正是圣心大师，他“身为三堂佛徒，犯戒取妻，避难武当，不仅携剑登临玄武观，并仗技逞威斩杀武当三大弟子，挑中原十三座山寨；诱万妙圣教座前神女，并取为妻……”他犯下诸多天条，已是劫数难逃。而那绝色少妇怀中紧抱着的一对孪生小兄弟，降临人间刚刚盈月就要失去双亲。二十年以后这两条好汉将与这些逼他父母自戕的武林前辈如何了断，想必又是一场惊心动魄的大厮杀……

目 录

第 一 章	千人石圣心托孤.....	(1)
第 二 章	西园寺静楼夜变	(49)
第 三 章	罗汉殿佛祖受难	(97)
第 四 章	白衫客力镇众僧.....	(145)
第 五 章	长春铺继修复仇.....	(188)
第 六 章	万妙峰妖后授首.....	(231)
第 七 章	钟子乾恶贯满盈.....	(279)
第 八 章	白云峰四凶毙命.....	(313)
第 九 章	武当山继承显威.....	(327)
第 十 章	少年郎夜探少林.....	(380)
第 十 一 章	圣僧破十二阴煞.....	(425)
第 十 二 章	剑青掌劈小飞龙.....	(470)
第 十 四 章	黄天民春山归隐.....	(517)
第 十 四 章	三丐帮死灰复燃.....	(563)
第 十 五 章	教父女双雄拒敌.....	(614)
第 十 六 章	独孤继承陷石穴.....	(651)
第 十 七 章	遇奇叟继承脱险.....	(696)
第 十 八 章	杨剑青绝处逢生.....	(741)
第 十 九 章	慈老人群英聚会.....	(784)
第 二 十 章	丐帮血洗真武观.....	(832)
第 二 十 一 章	腥雨笼罩少林寺.....	(881)

第八章 白云峰四凶毙命

老者接过古剑，脸上掠过一丝杀气，随将古剑背在身后。

然后手持酒壶，斟满一杯，豪放地举杯对独孤泓道：“公子虽非我道中人。坦诚不苟却是胜过武林朋友，彼此地北天南，天缘相会今朝，适逢老朽大祸临头，仇者索命，生死难料，彼辈江湖败类，是非恩怨不分，致累公子处身极险，老朽实感惭愧。今为事迫，彼此已成死生与共，请尽此盏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独孤泓穆而壮严的摇头说道：“老丈想过小可中途插言之罪，请问今宵敌者共有几人？”

独孤泓此言出口，古氏父子皆感诧异，古寒冰皱眉问道：“公子问及敌者人数不知有何……”

他才说到这里，姑娘已接口说道：“爸，我能猜到公子的用意。”

老者闻言摇了摇头，古寒冰却瞪了爱女一眼，独孤泓反而含笑说道：“姑娘能猜到小可之意？”

“嗯，难道公子不信？”

独孤泓似是动了书生的迂劲，再次说道：“姑娘虽极聪慧，不过此事，小可却不相信你能猜对。”

“公子可敢和我作赌？”

古寒冰沉声叱道：“你还要胡说些什么？”

独孤泓却摆手说道：“生死系于刹那之时，难得姑娘有些雅兴，小可敢请不要拦阻，甚与姑娘一赌。”

老者突地手拍桌面接话说道：“对，这才是古家的女儿，超凡的书生，老朽作个见证，你们要赌些什么？”

姑娘一笑说道：“公子是客，赌注公子来定。”

独孤泓闻言由袖中取出一卷书籍，接口说道：“小可不作套，姑娘猜对之时，小可将此奇书相赠，若猜得不对，姑娘身背宝剑，敢请赐予小可。”

姑娘答应一声，赌约已定。

独孤泓正色答道：“小可先将心中之事，告知见证，以防有诈。”

姑娘也正色答道：“我若不信公子无故欺，岂肯同席列坐？”

独孤泓闻言肃立，对姑娘深施一揖，然后坐下说道：“请恕小可失信，姑娘猜吧。”

那知姑娘摇头转对老者说道：“阿爷，您请现在回答公子适才所问的事情好吗？”

老者点头说道：“敌者投柬，共有四人列名，今宵来者，应该也是四人。”

独孤泓才待开口，姑娘却已接话说道：“公子之意，可是要斟上四杯美酒，留敬敌者？”

独孤泓闻言慨然说道：“姑娘胜了。”

岂料姑娘含笑接着说道：“这不能就算是猜中，我要继续的猜你斟酒敬敌的原故。”

“小可不信姑娘还能猜中。”

姑娘星眸一转，瞟了公子一眼道：“公子是否有心以仁爱忠恕之圣贤之道，劝说敌者，叫他们放下屠刀莫造杀孽呀？”

“唉！小可认输，输得心悦诚服。”

独孤泓说到这里，神色突变庄严，将所持那卷奇书，捧交姑娘，郑重说道：“此书可称当代第一奇书，非慧心人无法了然，非善心人不配珍藏，非仁心人难解奥秘，小可遵约，相赠姑娘，并有所嘱。姑娘阅读此书之时，当洁手净香，心无杂念之后始可。不过慧心、善心、仁心之人，虽至亲，亦不得妄传！姑娘切记勿忘，否则不祥，此小可所身受，莫以等闲视之！”

姑娘起意和他作赌，只不过一时高兴罢了，对那卷古书，更没有看在眼里，书生赠书，不外圣贤之教，姑娘早已读得滚瓜烂熟，那有闲空当真翻阅。

不想这位迂直的贫寒书生，却这般郑重其事，声称此书乃当代第一奇书，言词玄妙莫测，姑娘不由也一改常态，郑重地接到手中。

老者久历江湖，本系武林高手，经多见广，当乍见这独孤公子之时，曾动疑念，但他几经试探之后，已将疑心放下。

如今目睹公子言行，却不禁重将疑团勾起，他沉思片刻含笑道：“公子可要斟上四杯美酒？”

独孤泓点头说道：“酒可解愁，尤能交友，以德报怨，

以诚报怨，以诚待人，则天下无不可解之仇怨，老丈意为然否？”

老者一面呼令下人去取酒盏，一面感慨地说道：“天下人若能似公子一般仁恕坦直又何来仇怨！”

古寒冰突然接口说道：“时近三鼓，敌者将至，爸，咱们用饭吧。”

一言提醒了众人，逐即各进酒食。

独孤泓虽说整日未得水米，席间却甚少举箸，老者冷眼旁观，他非但滴酒未沾，竟也未动丝毫菜肴，不禁暗觉奇怪。

这一餐晚饭，吃得特别缓慢，古氏一家三口，表面看来若无其事，似是淡漠今宵生死之搏，其实内心却无不忘忑难安。

那四杯留待敬敌的美酒，排列一字，飞溢奇香。

独孤泓自己那盏铁斗，酒齐杯口，置于一旁，他点滴未尝，不知何故。

“山居无更鼓，遥闻寺钟声。”

深夜，虽无寺钟声响，但古氏一家，似有感应，已知濒临三鼓。

蓦地！

东、西、南、北，同时爆出狂笑之声，随声同时出现四条人影。

老者寿眉突飞，其子目射寒光，姑娘面上笑容骤失，但却无一起座。

只有独孤泓神色依旧，对这划破静空骇人心胆的笑声，视若无闻。

人影飘飞，这四个深夜寻仇的人物，已并肩站于院落之中。

此时老者方才缓缓站起，拱手对四人略以示视，随即向最左边那人说道：“邹兄别来无恙？”

那人身量瘦长，颧骨高耸，双腮无肉，目光阴险狠毒，闻言冷哼一声答道：“邹五湖侥幸活到今天！”

古寒冰霍地站起，老者怒视了他一眼，然后仍用和缓的语气对邹五湖道：“邹兄能可替老朽引介一下这三位朋友。”

“嘿嘿嘿嘿！”

邹五湖先是一阵阴森冷笑，然后才冰冷地说道：

“五湖之友，具为无名之辈，难怪掌门人无一相识。

紧依着我邹五湖的这一位，江湖人称“一指怪杰”，姓高字天魁。

高朋友，身旁这位乃高朋友的至交好友，“五福神君”花子华。

另外一位，掌门人似应熟悉，你还记得惨死在你那酷刑之下的二弟子程毅吗？这一位就是程毅的伯父，人称“天弦手”的程子高！”

老者对邹五湖那些冷酷的言语，毫不理会，直待邹五湖话罢，他方始正色说道：“老朽久仰三位侠名。今宵蒙降蜗居，实感荣幸，但不知诸位……”

他话尚未完，天弦手程子高已厉声叱道：“古老头儿还罗嗦些什么，杀人尝命，欠债还钱，程某是讨债来的，你准备好了就是！”

老者哈哈一笑，才待开口，独孤泓已站起身形，对四

个索仇恶客拱手说道：“小可独孤泓，乃过路之客……”

邹五湖这时竟然不睬对方，转问程子高道：“程兄所说可是这个娃儿？”

程子高点了点头，邹五湖冷笑一声手指独孤泓道：“娃娃，这条路太窄，怕你过不去了。”

独孤泓似乎不解对方言中之意，仍然含笑说道：“此事无关紧要，当真路窄难行，小可久惯山居，绕路未始不可。”

“娃娃，老天是说，你今日已经到了尽头绝地！”

“没有呀？小可记得由此处上下峨嵋，皆有通路，阁下怎说这是绝地呢？”

独孤泓此言出口，若得四个汪湖恶獠哈哈大笑起来，那五福神君花子华，双肩一纵狠毒阴险地问道：“你多大了？”

“小可一十八岁。。”

“你活的日子已经不少了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”

独孤泓闻言面现不悦之色说道：“小可与阁下素陌生平，无冤无仇，缘何口不择言咒人必死？”

花子华狞笑一声说道：“书果子，这里已成鬼门关口，老夫就是索命无常，难道你还想活着？”

独孤泓却突然感叹一声，摇头说道：“适才主人曾云，汝等本乃是非不分的江湖败类。小可却不相信，并存求全之心，预为斟酒四杯留敬汝辈。”

岂料见面之后，始知主人所言不虚，这四杯酒，汝等怎配享用，既是自速其死，那又能怨得谁来！”

他一变迁儒书生之态，竟尔说出刚强之言，说罢之

后，缓缓将四杯美酒倾倒地上，郎郎歌道：“叹天地之弘博兮吾人渺渺，悲彼等之蠢愚兮……”

歌声未毕，凶獠已恼，花子华暴喝一声，扬掌劈空袭到！

姑娘恰正坐于公子身畔，她早有防备，红影飘移，已挡在了独孤泓的身前，柔夷猛挥，也凌虚打去。

古寒冰深知花子华手辣心黑，功力极高，爱女绝非对手，也已迅捷绝伦的斜拍出一掌，相助爱女。

谁料就在双方掌力即将相抵的刹那，一条淡灰人影，如“天虹”倒挂，由远处投到，恰正落身姑娘和五福神君的当央，面对着那古姓老者。

结果三人分由三面击出的掌力，全都十成实地的打在了这个人的身上。

这人却是毫无感应，若非所着淡灰衣衫，随风摆抖，几乎令人不敢相信这是一个活人。

这人并不理睬花子华等一千人物，瞟了独孤泓一眼之后，转对古老丈说道：“老丈可是‘太极’一派掌门，八方先生古若平？”

老者早已站起，闻言答道：“不敢，正是老朽，尊驾何人？”

这人却不答话他又瞥了独孤泓一眼。

霍地转身，面向四个索仇恶客，目光缓缓横扫着对方！

适才花子华突然出手，虽然只用六成真力，劲势已能贯穿金石。

这人不速而至，神龙天降，竟能实受三方掌力而不

觉，已令花子华等人惊凛骇异而不安。如今这人转身面对着他们，注目之下，彼等不由惊惧至极。

这身着淡灰衣衫的人物，竟是一位十七八岁清秀绝俗的俊美少年。

少年手指四人，冷笑着说道：“谁是邹五湖？”

“老夫。”

“哼！谁是高天魁？”

“我。”

少年面色一变，又指天弦手道：“那你就是程子高了？”

程子高却不回答，反问少年道：“你是谁？”

少年冷酷而深沉地答道：“复仇者！”

此言出口，四人心头一凛，少年却已接着说道：“这三年来，尔等狼狈相结，横行川滇一带，无恶不作，今日尔等死期到了！”

少年话语未尽，至此微顿，冷笑一声，才待接说下去，那知独孤泓一旁却突然拍手说道：“妙哉‘死期’二字，上苍有眼，天降奇者，以其人之言还之其人，佛曰‘因果不爽’！诚然，诚然。”

此时此地，他竟然发出如此高论，卓姑娘几乎笑出声来。

这自称“复仇者”的灰衫少年，闻言回顾了独孤泓一眼，微然一笑，独孤泓不管人家笑些什么，他也傻傻地报之一笑。

邹五湖冷哼一声，阴鸷地问道：“你是古老头儿请来助拳的朋友？”

灰衫少年正容答道：“不是，我说过，我是‘复仇者’！”

天弦手程子高怒哼一声，说道：“老夫等人，与尔何仇？”

少年冷冰冰地摇了摇头。

程子高才待再次开口询问其他，少年却突然手指着古若平道：“我的仇家是他，不是你们！”

五福神君花子华，立即接口说道：“如此正系同仇敌忾，你怎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少年哈哈一笑，毫不留情的说道：“尔等怎配和我相提并论？也不看看自己是些什么东西！”

一指怪杰高天魁闻言大怒，但他素工心计，故意沉声说道：“老夫弟兄从来不怕任何挑战，你出言无状，此仇已结，就你这娃儿有心算了，老夫弟兄也须向你讨个公道！”

不过事有先后，适才娃儿你曾大言不惭，说到川滇一带的事情，回头我们正好一齐了断。如今你且闪向一旁，等老夫弟兄处治完毕古老匹夫一家之后，自会照顾到你！”

少年闻言突然冷嗤一声说道：“仇有‘公’、‘私’之分，怨有‘先’、‘后’之别，尔等死在目前，不必妄想其他的事情了。”

他话锋至此微顿，霍地转对古若平道：“在下是复仇之人，掌门人可还记得十八年前的一段往事吗？”

这位昔日名震天下的武林一流高手，太极一派的掌门之人，闻言似有所悟，沉重地说道：“哦？十八年前！”

少年面含悲凄之色，点了点头，随即神情肃然接着说道：“大丈夫非只应当恩怨分明，尤应毋忘本色，是故十八年前仇恨，在下不能不报！但掌门人自知咎过之后，诛恶徒，弃家园，隐于此间痛忏往非，此种英雄本色，令在下十分敬重。”

他说到这里，冷淡而轻蔑在回顾了身后那四个夜行人物一眼，嘿嘿一笑，继续又道：“邹五湖等人，即昔日为祸之魁，彼等勾结掌门人师弟邹重，门徒程毅，欺蒙掌门之人，败坏‘太极’旗威，始有掌门人中计结仇之事！

因之今朝这四个万恶老贼，在下断然不容彼等生出峨嵋，一为报答掌门人临难不苟，知过则改，清理门户的英雄本色，二为川滇良民惨死彼辈手中的冤魂复仇！

但事了之后，就是在下敬向掌门之人，索讨十八前公道之时！

在下尚有急事他往，掌门人若有示下，请即言明，稍停之后，动手之时，恕在下不再答复任何问题。”

这番话，除独孤泓的神色依旧之外，余者无不动容。

古若平神情肃穆，缓缓站起，低沉地说道：“邹五湖等辈，不敢假手他人，老朽尚能了断彼辈之事。

老朽已知小友来意，为免失误拜问一言，小友所指十八年之事，可是那苏州城外虎丘地方，千人石上……”

他话未说完，灰衣少年身后左右两方，同时如闪电石火般，悄疾异常欺上了两条人影，这两人阴毒无比，迅捷无俦地突下杀手，一弹，一点，各施煞招，暴袭少年

“玉枕”、“脊心”两大死穴！

灰衣少年，似因全神贯注在古若平的身上，静听对方的话语，竟然未能发觉有人暗算自己。

古氏一家虽然看得分明，但因相距丈余，对方下手又狠又快，接应不及。

古若平焦急忿怒之下，话锋不觉停了下来。

谁料就在这灰衣少年危急一发的刹那，只见少年面色陡变，冷笑一声，身形毫未移动，双臂却倏地甩向背后。

接着传来两声惨叫，那暗中偷袭灰衣少年的两个人，似被大力所震，倒弹而出，飞舞翻滚跌卧地上！

众人这才看清，原来是那一指怪杰高天魁，和天弦手程子高。

两个人的手脚虽然仍在不停地颤动，七窍却已印出血来，众人皆系武林高手，一望即知这是五脏已毁濒死之前的现象。

古若平目睹斯情，心头一凜，不禁倒吸一口凉气。

这种投手举足之间，致人死命的内功绝技，怎能不令人凜怕！

灰衣少年震毙江湖两大高手之后，却头也不回，若无其事的仍然面对古若平道：

“鼠辈飞蛾扑火自速其死，不值掌门人一顾，在下敢请掌门之人，仍然继续说那适才中断未完的话语。”

古若平寿眉一皱，无可奈何的接着说道：

“小友所指，可是十八年前苏州虎丘千人冢上的一段往事？”

灰衣少年点头答道：“不错。”

古若平喟吁一声又道：“老朽敢问，小友是那……”

他这句话，刚刚说出一半，灰衣少年蓦地沉声叱道：

“邹五湖、花子华，你们两个那个妄动一步，那个就立即丧命！”

原来邹五湖、花子华，老奸巨滑，目睹高天魁程子高身受之惨，早已胆寒心颤。

程高二人，功力不为不高，又是各施绝招煞手，暴然突袭，竟自落得这般下场，设若面对相敌，怎能幸免？因之互相示意，打定了见机逃之天天的算盘。

他俩乘着灰衣少年和古若平相谈之际，悄悄后移，不料灰衣少年身怀出奇的技艺和功力，虽然背对着他们，却能耳听八方，任凭他俩脚步多么轻悄，也难逃脱，故而出声示警！

邹、花二人越法不敢迟疑，蓦地同时飞身，一左一右，分向南北两方疾射腾纵逃去。

灰衣少年霍地“哈哈”一笑，身形一闪，迅疾无与伦比，已然到了邹五湖的背后，冷哼一声说道：“你比他早走刹那，我说过，先走的先死！”

话声中，只见灰衣少年右臂衣袖轻拂，邹五湖已惨叫一声，口喷腥血，自半空颀然坠落地上，四肢略以抽动死去。

此时花子华已飘临北面墙头，灰衣少年和他相距约有七丈，少年突然又是一声“哈哈”怪笑，身躯凌虚折转，若鹏鸟横渡江瀚，已经飞临花子华的头顶之上，功力之高，身法之妙，令人咋舌！